食事

地瓜粉飘香

□吴奋勇

泉州的冬天,清冽的北风与和煦的阳光交织,恰是制作地瓜粉的好时候。

听祖母说,过去本地人做地瓜粉,一定会使用的工具是笨重的石磨,还得两个人打配合,一个人使劲推拉磨柄,另一个人在旁边把地瓜块塞进磨眼中。随着磨盘不停转动,地瓜浆从石磨的缝间缓缓流出,随即顺着磨槽汇入桶里,收集起来便是制作地瓜粉的原料。不过从我记事起,家里人已经不用石磨碾磨地瓜,取而代之的是电动碾磨机。每年入冬后,这台机器“轰隆”一响,地瓜浆就会很快被碾磨出来,省时又省力。

但之后的加工步骤仍需人工,就像我家长辈总是先把地瓜浆倒在一块白布上,随后由两个人拉着白布的四个角来回摇晃,另一个人站在旁边,不时舀一勺水浇在布上稀释地瓜浆。乳白色的地瓜浆经由布过滤后汇聚在桶里,经过一夜静置后就会分层,其中上层是泛黄的水,下层是厚实雪白的粉,这也是地瓜粉的“雏形”。拿铁勺将这些地瓜湿粉刮出来,平铺在扁箩筐上,还要放在门口的埕上晾晒一段时间。南方冬天的日照足,往往一周过去,原本湿黏的地瓜粉就变得酥脆干燥,色泽洁白,用手指轻轻一捻,犹如雪花飘落。每到这时,祖母会一边将晒干的地瓜粉倒进麻袋里,一边乐呵呵地说:“正宗的地瓜粉,做成咯!”

我家那口陶缸能装四五十斤的东西,每年收起来的地瓜粉都存在里头。只有做菜时需要,祖母才解开封着缸口的布,拿葫芦瓢快速舀几勺地瓜粉出来,接着又得赶紧把布盖回去,生怕地瓜粉受潮。

闽南人烹煮三餐离不开地瓜粉,我家也不例外。祖母有道拿手菜是将切碎的芋头叶与地瓜粉混合,搓成一个个鸽子蛋大小的团子,再加入菜汤一起烹煮,大冷天吃下一碗,肚子饱了,身子也变得热乎乎的。过去老家不少宴席中,总有一道名为“炒地瓜粉粿”的主食。它和炒米粉、面线米粉茨都是本地喜宴上的“重头菜”,每次端上桌,定能吸引大家的目光。蒸熟的地瓜粉粿被切成薄片,爆炒后表面泛着晶亮的油光,质地透明如果冻,光闻着香气就让人食指大动。这道菜制作时很讲究火候,需要把灶膛里的柴火烧得猛烈,因此每次主人家摆宴席要做地瓜粉粿,“灶脚”定是禁止外人进入的,尤其是调皮捣蛋的孩子更会被大人们拦在外头。我曾偷溜进正在做地瓜粉粿的“灶脚”,打算一探究竟,可还没凑近灶台,就被长辈们驱赶了。见我不服气,一位长辈才道出原因,原来是民间有个说法叫做“灶台怕生人”,外人来添乱,柴火受影响烧不旺,地瓜粉粿做出来就不香了。

儿时有次参加亲戚家的喜宴,我发现端上桌的炒地瓜粉粿里不仅加了蔬菜和肉,还有一些鲜味干货,好奇跟身旁的大人打听,才知那些配料是蚝干和虾皮。那时的我没见过真正的大海,也没尝过什么海味,忽然能在一道炒地瓜粉粿里尝到海的味道,当下不禁感叹道:“这真是‘山海合作’啊。”后来再参加宴席,碰见一盘加了海鲜干货的炒地瓜粉粿,长辈们还会跟身边的小辈念叨往事,打趣说:“这盘菜也叫做‘山海合作’,名字是你们勇叔小时候取的呢。”

年复一年,冬去冬又来,地瓜粉依旧是闽南人餐桌上的“常客”。只是如今家里做地瓜粉的次数少了,超市里袋装的地瓜粉随买随有,电动碾磨机也落了些灰。不变的是,每当灶上飘起地瓜粉团和炒地瓜粉粿的香气,我仍会想起冬日埕上晾晒的雪白粉末,忆起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旧时光。

四季

仲冬的“剪影”

□留丽灵

闽南仲冬时节的风是横冲直撞的,它犹如海浪般扑向老厝那面斑驳的出砖入石墙,随即发出“咻咻”的声响,好似提醒主人家,冷天就要在厝内“住下”了。每每听见这阵熟悉的风声,阿嬷还会念叨起那句俗语:“冬风透厝冷吱吱,烧柴烘炉唔敢离。”

大雪节气过后,气温急转直下,冷风在巷里来回穿梭,巷口一向“稳重”的老榕树的须根也跟着来回甩动,久久停不下来。倒是巷尾那几株异木棉仍撑着漂亮的树冠,粉白花瓣裹着淡紫纹路,被风拂落时像撒了满地粉雪,也把冷硬的石板路衬得格外温柔。邻居家墙头的那几丛三角梅也不怕冷,一簇簇玫红和艳紫的花朵缀在墨绿的枝叶间,迎着寒风开得热烈繁盛。

不过榕树下的石条凳上,不再像夏日聚满了人,偶尔只有几片枯黄的叶子孤独地在凳子上打转。散开的人群去哪了?我猜多半都在厨房里忙活,就像阿嬷这时总将夏天存下的老姜拿出来,与黑麻油一起慢火煸炒,再拿来炖鸭或煮甜汤,说是能御寒又可以补身子。

厨房外的景致也充满了烟火气。此时我家老厝的天井里,已经竖着几根竹竿,上面挂满了银亮的鱼干,廊下还有一串串半干的鱿鱼,它们都被寒风拂得轻轻晃动,散发的咸香气味愈加浓郁。摊在竹筛里的地瓜干、芥菜叶和白萝卜片,在冬日暖阳下慢慢褪去水分,不久后就会凝萃出甘甜的滋味。

周末寒流来袭,雨水夹着寒风先“打”在瓦片上,随后汇成水帘,又从墙上的滴水兽嘴里吐出,最后在天井的石阶上溅起细密的水花。阿公一向不怕冷,午后披上厚外套,便把他那套小巧的茶具搬到厅堂外,然后坐着慢悠悠地沏一壶炭焙铁观音。阿嬷经常变着法地为阿公准备茶配,入冬后最常做的是一碟炸枣。茶配一端上桌,原本躲在屋里玩耍的小辈们都跑出来了,个子高的伸手抓一个就往嘴里塞。个子矮的孩子只能踮着脚,努力探着身子,胳膊使劲往上伸,眼看要够到又被哥哥姐姐拿走,急得直跺脚,嘴里还嘟囔着“不公平”。那模样逗得阿公哈哈大笑,连他手里的茶杯都跟着抖了抖,茶水也溢出不少。

昨天从监控里看见母亲和阿嬷在天井里翻晒东西,打电话一问,才知她们过两日打算再做些炸枣,于是提前把糯米拿出来晒一晒。我赶紧叮嘱,炸枣做好了,记得寄一些来,那香甜软糯的滋味,总教在异乡的我分外惦念。母亲在电话那头笑着答应,还说到时把阿嬷新晒好的鱿鱼干一起寄来,让我尝尝鲜。

挂了电话,我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,一阵阵冷风拍打着玻璃,让人不由得又想起老厝那面出砖入石墙,此刻墙根下的狗尾草想必已是一片枯黄,风一过,草籽便簌簌抖落。我的指尖忍不住开始翻看天气预报,开始盼着寒流早些过去,希望可以早点回到老厝,心想着到时定要配阿嬷收拾晒好的干货,再陪阿公悠闲品茶,任暖融融的烟火气,把在外的奔波与寒意都融掉。

(CFP 图)

(CFP 图)

众生

观鸟记

□周俊杰

晨起推开窗,一股凉风扑面而来,困意顿时消散大半。窗户玻璃上凝着一层薄雾,被屋里的热气一烘,很快化成水珠落下,汇聚在地上留下几道湿痕,转眼间又被风吹干。我站在窗前醒神,目光投向那棵老樟树,心里猜测这么冷的天,不知鸟儿会不会再来树上落脚?

这扇窗一直是我的“观鸟台”。最初遇见的是几只斑鸠,或许是觉得老樟树是不错的歇脚点,第一次短暂停留后,它们便不时飞来,一待就是小半天。一段时间过去,来落脚的斑鸠渐增,多的时候甚至有几十只,一群鸟挤在一起,常把枝条压得向下弯。冬日里,这些斑鸠来得很早,经常是晨雾未散时飞来,停在枝头后就开始用尖喙理毛,不时发出短促的啾鸣,好似旅人在驿站歇息,顺便整理衣衫。待晨雾散尽,这些斑鸠们又会结队飞走,有时赖床起得晚,我便无缘与它们碰面,看见的只有空荡荡的枝头。

我有回特意早起等斑鸠来。那时天还未亮透,楼下的健身器材也被晨雾笼罩着,摸起来冰凉又潮湿,小区里的路灯已经熄灭,走在小道上,还得掏出手机照明。这时耳边忽然传来一声鸟叫,循声望去,几抹灰褐色的影子由远及近,是斑鸠来了。它们落在老樟树上没有立刻理毛,而是缩着脖子抖了抖,像是在驱散寒气,那样子与一大早出门的我,真是如出一辙。

与斑鸠这些“过客”不同,安家在我家窗外空调外机上的那对麻雀,早已是“常住民”。春天它们衔枯草来加固巢,夏天觉得窝里太热,它们又飞到樟叶上乘凉。入冬后开始降温,两只麻雀不再经常飞进飞出,大部分时间都缩在巢里紧挨着。我有次探头就瞧见公雀用翅膀护着母雀的身子,为她抵挡刺骨的寒风,母雀的脑袋还时而轻轻蹭着公雀的,看起来十分恩爱。

我怕鸟儿冬天难觅食,于是悄悄在窗台放了一个陶瓷鸟食罐,往里装了些小米。没几日两只麻雀就发现了,每天都会来啄食几次。我有时工作累了停笔,抬头便能看见它们在窗台跳跃的可爱模样。有次公雀没站稳,小爪子在窗沿打滑,扑棱两下翅膀才稳住身子,嘴里还叼着小米,那画面实在滑稽,我被逗得笑出声,反倒把公雀惊得慌了神,嘴里的小米还掉在窗台上。后来那只麻雀歪着脑袋盯了我几秒,见我没动,才飞快啄起小米,随即扑棱着翅膀飞回巢里,不再出来。

我有时看这些飞鸟,会羡慕它们自由来去,可以随心所欲地飞过街巷与树林,领略不同的风景,也不必困在一方空间里,更不必为琐事烦忧。直到那天看见母雀低头啄着食罐里的小米,公雀却站在一旁警惕地歪着头,眼睛盯着楼下路过的花猫。等花猫走远,公雀才跳过来,与母雀一起啄食小米。看着那一幕,我忽然明白了这些鸟儿也并非全然自在,它们得为筑巢找枯草,也要为觅食防天敌,还需互相取暖才能熬得过寒冷的冬日。

正想着,耳边传来阵阵啾鸣声,抬头望去,几只斑鸠已落在老樟树的枝头,像往常一样开始认真梳理羽毛。看着熟悉的场景,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偷懒了,也该起身洗漱换衣,准备开启新一天的生活。

天伦

陪孙女看动画片

□魏益君

说实话,我不爱看动画片,那些蹦蹦跳跳的小动物、花花绿绿的画面,在我眼里总显得有些闹腾。可三岁半的孙女对动画片很着迷,每天下午,她都会准时挨过来,小手拽着我的衣角,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,问:“爷爷,看‘汪汪队’吗?”

起初,我只是陪在一旁,心思还在报纸上,或是想着阳台哪盆花该浇水了。电视里演了什么,我其实并不清楚。只有听见孙女咯咯笑,或感觉她往我怀里缩,才会抬头看一眼电视。而屏幕上通常出现的画面,不是小猫小狗结伴去冒险,就是小朋友在救受伤的小鸟,各种情节在我眼里也大同小异。倒是每次看着孙女那副全然投入的模样,我觉得比动画片更有趣些。

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或许是有一次,电视里那只叫“阿奇”的牧羊犬遇到了麻烦,被困在一个陡峭的山谷里。孙女急得不行,伸出小手使劲摇我的胳膊:“爷爷,阿奇会不会掉下去呀?”她担忧的神情,让我心里一动,只得把目光移到屏幕上,与她一起“操心”。后来看见那只名为“毛毛”的小狗,为了拯救一个玩具,把自己弄得满脸是灰,孙女笑得前仰后合,我也忍不住弯起嘴角。那一刻,我觉得动画片里的简单情节,也不那么无趣了。

慢慢地,我竟能认出动画片里的各种角色,比如知道主人公“小砾”爱挖土,知晓名叫“天天”的主角会开直升机。后来陪着孙女看动画片,我不再是一个心不在焉的旁观者,每次看见角色们团结协作解决了难题,我会和她一起松口气;每当看到动画片里的小狗们开心地分享骨头饼干,我也会跟着孙女一起笑。动画片里的世界,规则都是简单明了:勇敢、友爱、帮助别人,就一定会得到好的回报。看着孙女沉浸在这样干净明亮的世界里,我的心好像也被一只温柔的小手,轻轻熨平了。

最让我触动的,不是动画片本身,而是看动画片时的孙女。每次看见一个有点吓人的场面,她会猛地钻进我怀里,只露出一只眼睛偷偷地看。高兴的时候,她则是攥着小拳头在空中挥舞,然后学着动画片里的人物大喊口号:“没有困难的工作,只有勇敢的狗狗!”孙女脸上那些生动的表情,在我眼里,也比动画片里精美的画面更显鲜活。

现在,孙女仍会经常拉着我说:“爷爷,看动画片!”我听了定是立马放下正在做的事,回答说:“好,今天轮到谁去冒险了?”说完就坐下来,与她一起进入那个简单的、快乐的世界。我知道,这孩子会长大,终有一天不再需要爷爷陪她看这些“幼稚”的动画片,她会推开一扇扇新的大门,去看更精彩的世界。但这段独属于我们祖孙的、由彩色画面编织成的午后,会像一颗温暖的琥珀长久保存在我的心里,成为我晚年最珍贵的记忆。

仔细想想,我陪孙女看的,又何止是动画片呢?我陪着看的其实是孙女正在发芽的童年,更是借着她的陪伴,重拾一份早已远去的、看世界的快乐。

每日佳句

不是所有鲜花都盛开在春天,不是所有河流都流向大海。鲜花盛开在四季,河流流向八荒。只要热爱,山海皆可平,无处不风景。

乡情

故乡的海

□郑真杰

我的老家是泉州靠海的一座小村庄,每次推开自家窗户,总能与海风“撞个满怀”。平时站在屋外远眺,先入眼的是一片紫菜田,紫褐色的藻体在潮水中轻轻摇曳,退潮时,竹竿与绳索才会显露出来,横七竖八地插在滩涂上,如同大地生出的胡须。稍远处还有一座小岛,它被本地人称为“萤屿”,因为从远处看那里仿佛一只搁浅的萤。

萤屿上有一座石头厝,如今灰黑色的墙壁布满盐霜,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,犹如萤壳上的纹路。那屋子原是村里渔民们养殖海蛎、海带、紫菜的憩息点,后来渔民们使用玻璃钢船和机械吊机养殖海产,不再需要上岛干活,萤屿上的石头厝才渐渐无人来落脚。不过听伯父说在20世纪60年代,不少乡亲会在渔船修补的季节,趁着大潮汛的最低潮,结伴泅水去萤屿上钓鱼,以贴补家用,待到潮水退至极限,再带着钓到的鱼,凫水回岸。当时的石头厝还完好,来钓鱼的乡亲们便将它当做临时的歇脚处,一用又是多年。

现今石头厝已经变得破败,窗台仅剩几根横梁支撑着,远观好像萤蜕下的残甲。厝前的空地还散落着几个锈蚀的铁桶和断裂的竹筐,想必是过去用来盛放海产的容器。唯一不变的是每到夏夜,萤仍会爬到岛上的沙滩产卵,与石头厝相伴一段时间。我平时喜欢在清晨或黄昏去海边散步,顺便远眺萤屿。靠近岛屿的海中网箱连绵不绝,它们随波浪上下浮动,远看好像一群起舞的水鸟。若有渔民抬手抛撒饲料,网箱里定会翻腾起银色的浪花,那也是鱼群争食发出的动静。海鸥们精明得很,这时定会在网箱附近低翔,伺机抢夺鱼儿的口粮。

老家沙滩的沙粒极细,赤脚踩上去,先是觉得绵软,继而才有几分刺痛袭来。沙滩附近的礁石很有野趣,一块块黑黢黢的石头,经年累月受海水冲刷,有的形状圆润如卧水的海豹,有的样子嶙峋如蛰伏的巨兽。礁石上满是海蛎壳的残骸,仔细看还有渔民采贝留下的道道凿痕。我曾在礁石缝中发现了半块陶碗碎片,它的边缘已被海水磨得圆滑,不知是何年何月随波漂来的。

不同于现在,过去大多数时候,我去海边是为了干活。夏日里我得跟着母亲一起去自家的海蛎田,帮她把一根根青石条插进滩涂,顺便捡拾被浪打落的海蛎壳。等到了冬日,我又要踩着冰凉的海水,与母亲一同用长铁条撬削附在石上的海蛎,一不留神,锋利的贝壳边缘将手指割破,疼得人龇牙咧嘴。长大后,不再需要跟着母亲去海蛎田干活,我仍会不时跑去赶海,仿佛已经成为一个习惯。有时情绪低落,对着大海吼叫几声,感觉烦恼也随海风飘远,恰如诗人胡仲弓写的《观海》:“海天云气入微茫,遥认潮头数点樯。眼界只消如许阔,不知何处是东洋。”人在海边,心胸自然开阔起来,烦恼也会在涛声中很快消融。

又一次站在故乡的海边,望着暮色里渐渐变成剪影的萤屿,石头厝的残垣与岛屿相融,恍若巨萤驮着老屋,缓缓向深海爬去。夕阳沉落,海风转凉,咸腥味更浓,我转身离开时,身后涛声依旧,潮涨潮落间,那些藏在记忆里的画面却愈发清晰——石屋的断梁、萤甲的斑驳、伯父们当年凫水的背影,还有港口传来的汽笛声,都成了浅浅的潮痕,在记忆的滩涂上悄然浮现,也拼成故乡永不褪色的海色天光。

茶余饭后

冷门的冬日成语

●冬山如睡

形容冬天山林寂静的景象。出自宋·郭熙《林泉高致·山水训》:“真山水之烟岚,四时不同,春山澹冶而如笑,夏山苍翠而如滴,秋山明净而如妆,冬山惨淡而如睡。”

●三冬文史

指利用冬季三个月的农闲时间读文史书籍,多用来描述勤学苦读的行为。出自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:“臣朔,少失父母,长养兄嫂,年十二学书,三冬文史足用。”

●冬烘头脑

原指冬日里头脑昏沉、反应迟钝的状态,后用来形容人思想僵化,不懂变通。出自五代·王定保《唐摭言·误放》:“主司头脑太冬烘,错认颜标作鲁公。”

●冬夏青青

指松柏的颜色无论冬夏都是青色,形容人坚守节操。出自《庄子·德充符》:“受命于地,唯松柏独也正,在冬夏青青。”

●冬箑夏炉

比喻做事违背时节规律,费了力气却得不到好处。出自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:“知冬日之箑,夏日之裘,无用于己,则万物之变为尘埃矣。”